

刈

40707
:7

四

大宋高僧傳

御



支那
撰述

宋高僧傳

卷十六之二十

曲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三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

釋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修惡葷血冥然
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宗黨怪焉七歲
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
身為限字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
髮隸本州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荊州

撰述
玉泉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
頒律師法門具瞻師資表率遂伏膺請業有疑必決
無義不通廁于二宗推爲上首天寶十四載玄宗以
北方人也稟剛氣多訛風列剎之中餘習騎射有教
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爲教誠臨壇度人至德初肅
宗卽位是邦也宰臣杜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
方管內教授大德俾其訓勵革獫狁之風循毗尼之
道復命爲國建法華道場及駕迴旣復兩京累降璽
書末塗尤於大乘頓教畱心永泰二年賊臣僕固懷
恩外招誘蕃戎內勦金革才勸勉毳裘不誅華族大

曆三載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國常公素仰
才名與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
暮冬八日垂誠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春秋五
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於寺內西北隅先是有邑
子石顛從役于城上其夜未渠聞管絃之聲自西至
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
安而旋于塞上旣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
皆才之敦勸矣勅謚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
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爲碑頌德云
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撰述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而奇表
輒惡葷肴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摩頂與立
名曰道澄餅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
後習聽南山律於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
寺不恒或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爲切
建中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
之其虎搖尾禰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
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
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
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瞻賜賚隆洽所受而迴施
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勅爲妃主
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勅賜號曰大圓十九年
九月十八日終于此寺焉

唐鐘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卽無常
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
閩奧深該理致而鐘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
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
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
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

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贍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誚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恒傳

釋上恒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發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教誦佛典日計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綵于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

序南山事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廬阜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褒興果神湊建昌慧璉遊也墳篋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魯公真卿楊憑韋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講四分律而遷善滅罪者無央數衆坐甘露壇二十許年十有八會救拔群生剡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微云乖念十月巳亥化于廬山東林寺歸全身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栢太原白居易爲石塔銘云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少齡受業于靈隱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卽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鄴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深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碼碯坡之左右塔巋然存矣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音秀卅角出塵
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叅鐘陵大寂禪師
然則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
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
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
居東林寺卽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
蓮池在焉旣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
務湊羸瘠視之頽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願進藥元
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
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附鴈門墳左若

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
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搥無畏鼓故登壇秉
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泉麻坐薦藁
秸由茲檀施臻集于躬卽迴入常住無盡財中與衆
共之每夜捧鑪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
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爲典午于郡相善
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
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

法戒品方圓銳意毗尼探願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七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勅補靈爲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廢總持寺乃下勅曰朕以政閑賞景幸于莊嚴其寺複殿重廊連薨比棟幽房秘宇窈窕䟽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池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邸之時遊此伽藍覩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忍草隨荒香徑蕪侵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爲綱任崇聖寺賜紫叡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梨華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究其靈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叅譯證義則可年百竒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賁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

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叅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纈室唯蒙薜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遨坳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卽墳起塔穎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爲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警達言必剛直講授唯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玄金之就磁石焉本習業於亘文律師法集文卽省躬之游夏也甫卽躬之嗣孫順正命章幹通

祕蹟越自曇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于前烈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于大律之間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爲櫻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泐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卽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

預臨壇之選尋充依止兼衆推爲寺綱管恒施二衆歸戒行佩漉囊器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澹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晝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覩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杲杲本清白之僧

撰述
也同鴻啓重修靈光一寺爲兵革殘毀之後也杲公啓公後借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墮息慈貞元三年勅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次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繩準其

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爲國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鎮侯伯差人送供事旣無礙黑白二衆無遠不屆人纔填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蘊咨謀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聞告乏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幼清立塔于寺之西峯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又爲碑頌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輿九歲

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
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達之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
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
臺而作師子吼或訶謂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
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安
陀會相次裹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邊獲
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卽就中京攻相部律宗
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旣扣義門必入師室
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思定省忽歎歸歎
旣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

大涅槃經蔚爲勝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且露
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衆藉清芬甄
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爲嚴毅常訓之曰夫苾
芻行非家法具足別解脫律儀衆同分是其自性於
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
不然則弟子旣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橫
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專以涅
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之衣夜
著縵條之服罔虧僧行唯道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
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耆

舊命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享齡七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于石竒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憚喑鳴之際人皆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疏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爲人也貌古而脩長銳頂而黥黑執持密緻振鷺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獵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于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肅思寂命名德虛受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曾禮文真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

元表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翫儒經善種發萌條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勅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關中俶擾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

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于鄞山之岡八戒弟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撝謙推人爲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徧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版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趨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麈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閣黎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

壽闍黎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津錙銖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未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爲毗尼窟宅

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堦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哮吼不止俾憫之忙係鞵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眈耳舐矢鏃血顧俾而瞑目焉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俾告示其箭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搭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闡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群防護正念時少雙偶之畔聞見驚歎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于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遊天

台乃挂錫于平田精舍後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愠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獍之脫鎖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誠衆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爲祈禱禮曰但焚香於真君堂真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爲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爲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厨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中爲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徒具器以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什其樹取用足焉其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衆僧身唯一布納通夜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公門後

撰述
牙高僧傳卷十六
五
由六

慕守言闍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
狷急自持多事凌轡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
山獎訓初學時有江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
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
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爲乳焉著記二
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
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
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
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

釋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襲孫
今滎陽有張果里其墳楸櫨存焉峻風度寬裕髫齡
不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二親褰衣昆
弟截路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
機駿發乍觀可驚雖背碑覆碁彼不足多也未幾諷
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
脚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爲僧形卽
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
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
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

撰述
當大順二年災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爲煨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爲新章宗主復開律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冰雪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裕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年臨壇乘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于寺莊祔慧雲禪師塔焉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温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

耶古德安相穿鑿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鐸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爲愚僧所誣塑釋而不問徙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爲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驚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未文甚備常爲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旣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爲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困憊每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續焉意似相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還如故親向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一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於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偕貢丘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臊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鄰落咸驚洎當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默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明爲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竒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獨能輒入毗奈耶窟冗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衆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眞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爲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甃塔緘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記焉

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礪素

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
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
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
于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衆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
也慧也此三爲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爲門通其涅
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閑三業三
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
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
律能令解脫非由惡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
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之名辟支戒完則引
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衆戒堅招
感人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所推
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
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
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
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
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効克取究盡
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效無與比矧
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
許俗傳故曰曲授秘方賜諸內衆事有懸合物宜象

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
嘻嘻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
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
大則三聚感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
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爲有順違
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
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
之分不類夢氎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剡浮樹高
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於孟津追夫
大教東傳梵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嘗金

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
漢靈帝建寧三年初翻義決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
卽曹魏法時三藏遊于許洛覩魏土僧無律範於嘉
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爾
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施迦葉遺部
戒本獨來婆羅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
賈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載五宗
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
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謂諸部文多二中不
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

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序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卽知異同如衆學戒初題云尸叉罽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卽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爲六十不其太相懸謬矣若斯二譯皂白已分復次元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乎行事卽依諸律爲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

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於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輿旣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盼嚮三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爲繩僣糾謬以護持教法爲已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爲司南矣丁乎大曆新舊疏家互相短長勅集三宗律師重加定奪時如淨爲宗主判定二家當建中中

始言楷正號僉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於
乘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尚異至若成公演化
靈寧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儔百工之巧文綱道岸
自北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
淨公作評家之師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
之物或成圖證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衆
述鋒芒之義記出豕亥之疑文或擘帖紛拏或整齊
齟齬若匪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運之中
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唯長道假人揚
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
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
七聚威儀既缺生善全虧謂律爲不急之文放僧落
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馬
遂令教法日見凌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
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
歸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
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
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
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轉還丹之手勸人服
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揆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卽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玉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

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勅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師上雍州牧沛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勅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賓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

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答對堅陣難摧赤旛曳而
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
於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
實謂爲矛盾故行弔伐之師如小偏裨須請軍門之
命無二旣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鳧之足
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
源爇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云
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
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
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
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
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爲宗匠故惠立謂
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
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
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
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豳人焉爰祖及父俱馳
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
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豳州

昭仁寺此寺卽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棕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棕箋是也立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以啓之將出乃卽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鼯鼠見金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

釋玄嶷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

其明哲出類逸群號杜又鍊師方登極錄爲洛都大
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
后心崇大法揚闡釋宗又悟其食藜非甘却行遠舍
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懇求荆落詔許度之佳佛授
記寺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禽爲雄信有之
矣續叅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憑或問之
曰子何信佛邪疑曰生死飈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衢
整轡中流竚柁乎有若環車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
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
施設主客問答極爲省要焉疑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書弗地
之譏又猶秉燭霄征便匪如人入闇歷聞玄疑曾寄
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
之已納一城之款矣由是觀之脫有造逆之者則曰
吾當說汝真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群書辯給如流
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
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僞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
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餽餽難定明初不預其

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

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項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祕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

撰述
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卽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蔽之設或凝神杼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道士無言觀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爲化胡成佛旁豐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經是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鳧又若一發兩縱之謂歟

唐潤州石埭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版蕩遷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

光律師請耆域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
一曰理懺二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
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焚難捐之指于時有異光
如月朧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
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八年
舉尤異行名隸于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
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
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
非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圯達分仙徑諸
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山神現形謂
悟曰弟子卽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爲列侯死典南
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
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
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
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
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
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
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
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
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趺坐

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纍纍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

璿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蒼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卽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笑藻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卧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邁心

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璿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旣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敘時衆是瞻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徧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

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朝賢國寶或在適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鈞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脩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鐘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欒榼雲構丹牖日新蓋存乎無爲無所不爲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于攝山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礮遵遺誥也崇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卽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

撰述一
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享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
豐碑以紀化跡樹于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卽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
疆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
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旣
而群經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
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
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
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

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玘
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
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
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
百人都集內殿韋玘先陟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
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
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勢絲自理正直有
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
玘曰姓韋涉將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
法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

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玳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慢朕玄元祖教及凌鞦釋門玳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鉗利口以解踈狂奏曰玳是關外之人非玄貞之族類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納衣小僧向前其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婁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卽度江祖十五

代孫也因官居于暨陽邕生于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疑神側聽之貌卅角聰晤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勅度緣諸暨香嚴寺名藉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爲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挾其膏腴窮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祕犍載啓觀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間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鑕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瞻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闍梨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爲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

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邕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爲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頻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泊乎金華其間釋子皆命爲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婺其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橋接憇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決釋老二教孰爲至道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邕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歛頤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爲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教門人跌坐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陸

准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
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爲碑紀
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齠慷慨敏俊逸羣年十
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于
衡嶽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
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
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
九十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辰

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
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李翱爲考
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
獲譴翱乃坐此出爲朗州刺史翱閑來謁儼遂成警
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
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翱應唯曰太
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邪儼指天
指淨餅曰雲在青天水在餅翱于時暗室已明疑冰
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餅又偈選得幽居

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初翽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爲文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藉爲文黜浮華尚理致言爲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旣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旣亡失道尚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猾夏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糾是殛無何翽邂逅於儼頓了本心末由

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白爲六情玷汙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見天地心矣卽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真捨妄彰而乃顯自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道萎遲翽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群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欲歿告衆曰法堂卽頽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

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
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
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
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
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
爲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
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
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
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
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爲巾
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爲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現者曰
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
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
哉瑜伽論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爲洛陽人
矣冲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齊辛血性不狎諠譁邈
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
學依隨繇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

撰述
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裘開扇見路辭飛筆健思
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
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
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皖公鑪嶺
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
朗澈博識者覩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
納鮮于叔明令狐峒料簡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
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峒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
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
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十一年

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
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叅知識影附南泉
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
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
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貞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
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
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
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

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榜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詣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燻手恒磨錯不覺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藥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所輕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

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
大中與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
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
閩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
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
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
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
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
事別資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堂室二鹿蹶
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
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
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唐之
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
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
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操方正言不浪施心靜
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
衣蠶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
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

撰述
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
莫佻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畚山謠遠邇傳播
達于九重勅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
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
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
逝闍維收舍利衬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
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
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
持異操戲則聚沙爲塔摘葉爲香年九歲於涇邑水
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
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繪
細縷一染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
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
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廣見聞方
事講談遽鐘堙厄則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
徬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同推暢爲首上表論諫遂
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
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

宣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卽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窆于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衣無繒纊號頭陀焉初叅雪峯便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

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
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爲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
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
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
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
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
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
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
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
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
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公
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爲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
夢神光燭身因爾妊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
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昉父將命
汾晉會軍至于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
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
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爲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

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貴每斗萬錢不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食未丕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曝霜露汝能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爲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群骨中有動轉者卽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輕捨數日

間果有枯骸從骨聚中躍出競驚丕前搖曳良久丕卽躡躄抱持如復生在賈歸華陰是夜其母夢夫歸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曜州牧婁繼英招丕住洛陽福先彌勒院卽晉道安翻經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署大師曰廣智丕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養生之術丕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

仁王上生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僧務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病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兵火連作恣行剽掠丕於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勅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于僧任世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召丕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蕪藜草和蘭茝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爲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勅併毀僧寺并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營粥食云有

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廣化寺之左立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嘎表刹龍首忽焉隕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毀私邑勒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厥事者同居負處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禮其能捍憂患高墉峻壘加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戰者君旣安所臣亦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使其大道喪而重復玄剛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禦其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紀受其艱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爲四相以之遷貿明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効莽得時而變法德輿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政空鯁人情元魏懷邪周邕尚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安盛奮其辭鋒是待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

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爲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闢兩面俱通玄疑造乎甄正一場賈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於韋氏辯勢酋強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驚李激作謠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讎闕墻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汗其如臯原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鸞鳴之巢共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弒自然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爲兩街教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爲椅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誚之讎耳衆輕覆車群噪驚螫須彌餽餽困其劫盡之

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
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竒祕
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
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大師也納兩街之請
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
牋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
刀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銖兩之膠謾解如皆畏震所
謂坐看暢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
緇伍無縱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亦
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於阿鼻歸真
自登於仙籍宣宗誅之已塞責矣是故比丘但自觀
身行莫伺玄門非干已事又以空門深習如然無鬪
四支而傷具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
名真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
之名信六親大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號咷諫
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
同弗望後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爲君不取然則
臨機可用相事當行必任弛張勿爲膠柱然後知時
名爲大法師也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
之謂歟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音釋

圮皮美切 幽府巾切 廳胡雞切 甘甘切 金扶雨切 颯甫遙切

也風也 柅以制切 餽餽牛結切 危危也 從生子紅切 豕豕切

也 觥都禮切 蒼鳥外切 璿似宣切 櫨落胡切 腹鳥郭切

磨盧紅切 玎中莖切 鏹甫嬌切 紮居酉切 殛紀力切

穉直離切 硖胡夾切 輦郎擊切 脆脆此芮切 飴飴翼之切

也 齋在詣切 峴胡管切 峴戶官切 漱蒲沒切 燠許云切

出煙也 眦子智切 倭餘昭切 掇丁括切 粹子對切 蔗子對切

蓑蓑古本切 蔗齒改切 蝕乘力切 鯁古勁切 闕呼切

切 闕 訐居竭切 攻發也 人之陰私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五卷 計字一萬一千一百三十箇該銀五兩五錢六分五厘 真州釋道一對金陵萬承明書應天鄭大化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釋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剃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狂逸時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論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

撰述
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啓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綃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陽市肆間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爲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飢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尚未能言欵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爲妖怪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怪乃徧見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歷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

撰述
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
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於
是觀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
相叅思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
雖無堅不犯新猶劫貝有洙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
忒俄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爲證之汝之所證真
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
負螟蛉皆成螺贏光禮而垂泣自爾返錫江南屬本
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
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
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
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叅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
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旣登
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
其舩泛洋不進光復登舩舩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
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蟄
戶爰開樂小迴心慕羶者蝻連倏至其如升堂受蒞
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

撰述
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門生譬如衆鳥
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
構影堂內圖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
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四法明
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果位證也去聖
稍遙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更綿邈者學教不精見
理非諦夫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
具足行布施行曾未嘗迷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
祖已來多談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令
見道如救頭然之故南岳思師切在兼修乘戒俱急
是以學者驗諸行果其如入火光三昧者處胎經中
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刹土洞然愚夫謂是遭焚
若入水界三昧愚夫見謂爲水投物于中菩薩心如
虛空不覺觸燒者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於
行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宮法喜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踈可年四十許
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蠻蜒
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

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劔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反靜懼卽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至州不驗是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矣喜之先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宮內樹一堂新成喜忽忽升堂觀覽俄驚走下階唱言幾墜殺其日夜闌大雨堂崩斃者數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以狂言勅鑱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鑱如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內於是開戶見袈裟覆一聚白骨其鑱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怪勅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鈎鑱相連鐵鑱縻其項骨帝聞愕然稱歎尤增信

重勅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暮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鎖縱其所適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卧牀自撤薦席攬簣而歆寢令人於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半身焦爛葬于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勅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隋洛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神乖謬造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通寺樹輓浮圖五級欲務高敞工作殽雜欽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爲衆曰功德佛事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怪問耶笑曰造烽火樓也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耆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然則時時變身在豕彘之牢卽隨狔豨群隊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始變之時乃停留伺察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復形却於看人之後大叫曰你輩欲何所觀耶群人驚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亂亦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用隨類化身以神通為遊戲耳於遊戲而利益世主焉或曰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亦猶大宋文軌既同土壻斯廣日有奇異良難徧知縱有某僧也其奈史氏未編傳家無據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留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

木又慧嚴慧岸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

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為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隸名於山陽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嚴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灾火因亡蹤矣嘗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

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闔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矦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窻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

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
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
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
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
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噴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
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餅
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也
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
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
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恒度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慧
岸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洎乎已滅多歷年
所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
質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
求買矣遠近嗟歎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
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
五年七月甲夜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
中官馬奉誠宣放仍賫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
罐皇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
李_名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
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災銷後無他咎嘗於燕師

求羶罽稱是泗州寺僧燕使賫所求物到認塔中形
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傳寫無不徧焉長慶
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
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
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咸通中龐勛者
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公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
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
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
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寇見知
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
于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桮恍
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
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
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衾法服施之十二
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
錫杖置于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
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
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
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
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

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爲碑頌德今上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於塔頂作穉孩相遂登刹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勅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搆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沿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爲塔心柱焉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王之先是此寺因窰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爲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斲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開穴可

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勅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賜諡曰真相大師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饗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恒隨師僧伽執侍餅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恪白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玄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勅度儼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無名姓亡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飢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大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牀四方坦露勅造寺以處之號

招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誠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井勅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殆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綃度弟子二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唐號州閩鄉萬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號州閩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爲隣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必識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戍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爲設齋祈福迴倏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爲因裹齋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

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啗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勅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賜錦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爲見時於閩鄉興國寺累瓦石爲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輒量出言則必有其故勅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盧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

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七筋一雙迴忽下階擲其七筋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七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偽造祕讖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屠戮籍沒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七筋何由知其偽圖讖也中宗末嘗罵韋后爲反悖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

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曰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曰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曰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閩鄉于茲萬

迴矣。焚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日矚，焚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焚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黷，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帝入反扃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愛已，後卽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人間，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閒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曾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暨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卽是河水，何不取耶？」衆於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唯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至于終後，右常侍徐彥伯爲碑立闕鄉玉澗西路矣。

撰述
系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爲鬼神邪爲仙術邪通曰
觀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作意非仙術也
此得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
無礙二移遠令近不往而到三彼沒此出四一念能
至或曰四中迴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號如意通矣
瑜伽論神境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靈巖山
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馮生者亦吳郡人
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

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
擬作尉于東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
安所詣乎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
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
然吾子尉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
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
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卽入訪之時一僧
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
疑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
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

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廚借筆硯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徧搜索而亡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竒膚色皴黑眉長且垂眸子電轉皆間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納袈裟臂環大珠徒跣衆見驚懾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禮歎者有請福禳灾者或於晴夜殿中枅窅聞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不敢汗踐簷楹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菱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簞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黍米瀹之吳人謂之菱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遂索水器含嚙之卽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爲官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

補尚書刑部郎續遷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
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寺僧云非
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
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
錢數萬備香火之資却留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
人每於像前占爇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
何其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炷平
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者
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
命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
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
至于入人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徬徨莫能爲計時民
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卽
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鐘歸寺差
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預陳囑託及
正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繇蘇州
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因事遊吳
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然吳
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禮畫像云智
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撰述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畫像此
爲同也州曰歷下姑蘇遇者曰陸與馮此爲異焉斯
蓋見聞不齊記錄因別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
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常之形或怪差之質故令聞見
必也有殊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之外望日
月以皆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旣是不思議
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所傳聞異
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爲僧也性僻而高恒修禪定
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與人交言且不
馴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
餘者云昭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
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
有陳廣者由孝廉調爲武
陵官而酷好浮圖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廣
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
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
此非倉卒可言當爲子一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
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
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

人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徒與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於林谷拾橡栗而食掬溪澗而飲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易以待所憂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所居曰子骨法甚竒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并塞結綺基頽文物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携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至於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紈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沈再拜於前長

沙悲慟久之瀝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留晉昌氏羌之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因剔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夢一丈夫衣冠甚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爲曰冥官極尊旣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屨錫爲弟子昭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也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昭驚喜再拜曰願棄官請從師爲物外之遊昭亦許

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昭已去矣廣茫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盡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于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系曰慧昭既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測後未可涯與夫賓頭羅睺尊者一貫胡不念恩地之襲孫邪通曰神仙隔一塵猶未可與之遊且廣是具縛凡夫昭爲度世上士飛鳶與淵魚蹤跡相遠此何怪歟

唐岸禪師傳

釋岸禪師并州人也約淨土爲真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持久不滅岸召境內畫人無能畫者忽有二人云從西京來欲往五臺自樂輸工畫菩薩形相續事畢贈鞵二緡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云吾今往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乃令往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而令沐浴著淨衣入道場念佛須臾而終岸責曰何得前行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述讚已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

念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竒骨真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躡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衆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彊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明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葷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卽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謁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疋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

撰述
入永欣認會貌卽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間多
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唯今大善獨留號開
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爲
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
越人多以芒屨油旛上獻感應膺響各赴人家不可
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
沙門虛受爲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
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
僧會捐世旣遐唐來化越立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
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行
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
使使傳語飢虛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
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
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
黃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
來不無故悞其如滅東周絕姬祀或責以功德吾平

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赦宥矜恤惇獨塞之終
爲未補以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食更四十年
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爲殺害多
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從人
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餘人不
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所以然也英指酒曰
寺主簡公將獻深有所愧垂去謂英曰甚感此行傷
費饜飫可知弟子有少物卽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
尖塚以其銳上而高大是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
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來曰賊
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家人無用物所
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寺遊於咸鎬之間
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夢人
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
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
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
識報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答曰
但賣所施物名香一斤卽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

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碾石一具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賣香再三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尺不辨逡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璇題剎飛天矯之旛樓直觚稜之影少選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榜曰迴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却見老僧若網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者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王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卽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

撰述
述本末帝大感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卽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詣迴向寺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改作同截鶴續鳧否通曰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轍雖千萬里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樵子觀仙棊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棊且姓名不同爲爛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聖寺多者亦如此

也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禪法舉擢玄微莫可測其沈寥之高遠歟大曆初年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蝥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或一覩相自然懲忿窒慾食甚懷音泐善革惡以歲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本謫仙也優游道學率略空門纔覲明也若羊祜之識舊環蔡順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州寺迎引傾郭巷無居人由是爲人說法雖老不疲行疾如風

質貌輕壯以貞元八年壬申閏十二月十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或云三百歲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之故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二十七粒堅固圓明群信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塔下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滑人有材勇者柴清因覘獫狁深入虜庭巡邏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驅焉及抵漢城忽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遐邇傳之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音釋

洛

武并切地名

閩

無分切閩鄉地名

艦

音檻字戰船也

忤

五故切違戾也

狝

古麗切地

狝

徒渾切小豕也

噀

蘇困切含水噴也

咋

士革切齧也

薊

古麗切地

名

狝香依切豬也

窳

充芮充縮也

皴

七倫切皮起也

擐

古患切貫也

緗

良蔣切兩

枚

所綺切徐行也

窳

窳豬倫切厚也

窳

厚夜猶長夜也

窳

窳辭亦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宋高僧傳第十八卷計字一萬九百二十六箇該銀五兩四錢三厘
真州釋道一對金陵萬承明書上元栢良塔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叅事嵩嶽安
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遙弗羈恒理求而不
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醮竈
被襪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
其解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傳于衆多

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旃蓋擁之秘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卽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墮也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旣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時有峩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

又焉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
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
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
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
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卽爲張座焚香秉鑪
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嚮曰能不能卽曰否
神曰洗耳傾聽虚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
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
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
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
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
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
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
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
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
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
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
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
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姪福淫禍善不爲盜濫
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昏荒顛倒不爲醉

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
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
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
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候上
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
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
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
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
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
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

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
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
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
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
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
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
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
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
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
亦使神護法師寧隙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

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靄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濤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磔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爲記焉

唐廬江灑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馱在家忽投香巖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泐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焮焮符

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若私度有憊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癩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璟旣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攘去休璟

素知安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擬官品出乎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爲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卽日升之宮贊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

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所嚙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体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旣殞某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安竒術清行爲時所重致書于休璟安卽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

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
鑠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衆
咸驚歎少頃靜瞥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骸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
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
士骨有鈎鑠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
延身骨節頭相鈎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
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爲砂也含玉之石之謂璞不
可謂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
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爲衛
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
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
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俄有僧
徧身瘡疥衣服縑縷巡遶寺中僧衆覩之無不厭惡
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未辭去
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
寺東一曰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

撰述
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
因携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非人間景
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
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唐西域二名傳

釋天竺二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
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臯之
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
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
席坐于庭中旣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

衆僧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
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
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
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
耳武侯鼎國時爲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
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
劔門與此子爲善友旣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而來
此子作劔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
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
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臯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

琳所殺牛雲光請臯爲帥朱泚不得已用臯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卽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臯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僭差重賦斂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竒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荊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闔扉撤燭嘗有僧於門隙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玉相善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隨有祥光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竒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輾轉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唐虢州閩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癡濁精神瞢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閩鄉以其踵法雲公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恒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既愚且蠢手足拳攣語言蹇澁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鐘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其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閩鄉叩頭投淚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寃未散尚須數年憫汝勤拳爲汝除去卽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于道場時衆知阿足竒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爲汝除災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寃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沉水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

蓋大曆建中中也殆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勅諡爲大圓禪師至今陝號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

木湏師寒山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見之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狂之相過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

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糺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問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羗甚醫工寡効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問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問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卽經藏後今闐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

撰述
見在僧廚執役間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
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
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廚見二人燒柴木有圍
爐之狀問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吒後執間丘手褻之
若櫻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
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
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干禮之未
起恍然失之

次有木湏師者多遊京邑市鄜間亦類封干人莫輕
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封間丘
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
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
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
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
于內若寒山子來卽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
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
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爲冠曳大
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間丘入寺訪
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

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
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
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問丘復
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
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
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
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
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
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爲
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歷然雅體
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
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
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
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
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食復呼僑
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靈
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
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
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

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

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間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間丘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瀉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没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爲年壽彌長耶爲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狐汔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

智說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繇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卧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颺而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搦虎鬚毛。旣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卷幕。楊翌叩頭拜伏。踣而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

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斲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知諧而叶韻記薊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齋辰去迎取已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爾日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鹹

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泐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竒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

揚州卽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則歆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塔刹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又近馬氏

撰述
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
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
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
不可測之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旣熟
人耳更無別召體焉實陝人也始爲兒時甚聞謹肅
不嘗狎弄少卽老成其父爲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
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迥
知佛法可以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

緣師教及鐘茶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
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
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人窰竈中端坐身有
竒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
窰復見七師同前相狀如是歷徧七窰一一見其端
坐發光是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亂愚而
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爲聖安國寺中居住
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

撰述
榮陽鄭萬鈞雖琴瑟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選尚願得一子爲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二男鈞勤重如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爲孿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日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慙脫蚤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鬪毆或醉卧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鬪擊觀者圍巾千數

少壯爲大師所困逆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闖闖間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誠勅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鬪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耆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之見大師坐席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瞑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爲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瓚傳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嶽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

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
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殘上聲呼或隨逐之則時出
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
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
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
爲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
知音能辯休戚謂瓚曰經音淒愴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
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
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
蹬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
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曰奚
用如許繁爲我始去之衆皆大笑瓚遂履石而動忽
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旣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
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
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箠
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

挺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既去矣
 虎亦絕蹤矣李鄴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
 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穎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
 掌樞務權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為
 朕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為崔圓李輔國害
 其能泌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絕粒數年遂見瓚焉後
 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矣勅諡大明禪師塔存嶽
 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懷一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孺出家作為詭異
 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陀及
 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為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
 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
 寺此山絕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劔門山神見
 形迎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
 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名
 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頂為慈雲寺也駕
 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釋懷一景龍中銳意於
 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
 忽山禽擊鬪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

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恒智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爾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劬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于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恒繼居法華院卽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圓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爲時輩所推聞牛頭山

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頓悟上乘威旣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鄜聚忠卽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

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上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鳥獸哀鳴林壑

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
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
月七天降雨絕涼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群鶴
徘徊輦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
五年春依外國法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
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尅獲咸於焚身處煨
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
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
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殊偉鸞領龍腮神氣孤
拔色如金聚舍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
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有虎鹿並各產子
馴遶人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
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哮
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
林中遂恐懾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
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
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
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
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
及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

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叅問祖師旣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鍾樓遭焚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時曾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惟忠少孺爲僧勵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泔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爲長史劔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

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搃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坼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

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
焉又此寺有大棗樹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
再置其棗重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算已定畧刻弗移如其
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當替數之彊興
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
不為四相之遷非繫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為之法
詎免遷流者乎吁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校訛

第八紙八行

憫北作憫南

第十紙八行

輓北作輓南作輓今

從南第十八紙四行 焚北作墳南作墳今從南

音釋

濤 似林切地名

耶 薄宜切邑名

袂 敷勿切除災求福也

礪 去急五合切二切動也

輓

輓 輓苦感切輓車不進也

吮 徂克切軟也

湏 古送切

樺 胡霸切木名

誥 所臻切 拌 普半切

泐 宏音切 孿 所眷切一乳二子也

總 胡桂切

菌 渠頌切地簞也

胞 薄交切

啗 徒紺切食也

頓 徒歷切

埒 盧拙切等也

菌 渠頌切地簞也

胞 薄交切

駮 胡果切多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宋高僧傳第十九卷

計字一萬八百四十

該銀五兩四錢二分

真剛釋道一對金陵萬承明音溧水端時京

亥歲冬十日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二
人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牀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竒異如無相大

師自新羅國將來謁洗禪師寂預誠衆曰外來之賓
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
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
刺于是郡終於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
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叅免爲厲階
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
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
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
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悖興僧皆股慄曄俄然
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
禹中氣絕自此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
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資中至今
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
志遊方抵于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
教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華藏海終誓遨遊以大
曆二年入五臺山肆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
寺挂錫始於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牀問曰子
從南方來還賫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失

僧之所于時神情愀恍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觀石曰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舊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而滅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斷衆生疑尋覩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環形服麤短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困耶答曰否曰旣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沉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沉可去啜煑薺乎翁指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躅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答曰有修無證大小二乘滌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

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卽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
翁云師之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芟植此地而榮
茂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
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
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
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
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
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
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護翁拂
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
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究盡碎爲塵一念淨心
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
智門敢忘指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
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
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題額童子
指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
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
般若童子唵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攜童子手揖顧
而別童子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
編帶與玉玦乎童子遂宣偈噯云面上無瞋供養具

撰述
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
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
恨恨盈懷歔歔不已歎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
猶在乎耳諦觀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
常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
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群像與雲偕滅
著倏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相將還至窟
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
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絲邈
知罪障之屏翳歎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

一追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爲簡
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
誠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
之驢鳴旁侍無不哂笑直時歌舞或卽悲號人或接
之千變萬態略無恒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
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
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
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

還返人煩意怠一旦坐于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
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
正負也矣

唐漢州棲賢寺大川傳

法
炯

釋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沉默自居節操彌厲戒無竈
宄言不浪施於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旣增
川也其樂也泄泄絲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
終也卧于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昇歸寺中務營喪
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闕寺
額奮然隕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僧

深藏者不謹愿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許
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者大曆初北山變成
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
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聞城
法炯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
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
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沉溺每月
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
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炯欲出此鐘先於開
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

撰述
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鎮海別與小
珠三顆爲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爲人也
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時
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
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
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衆說法戍將深惡之亟
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
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重之遂留連爲

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三尼各施粉
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
曰可爲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
跌伎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
邪喜忽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斫
三尼頭皆踏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呼左右縛喜
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來
所飲之酒耳喜乃却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
柱上皆無血汙身卽坐於席上酒巡到卽瀉入斷處
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

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癡痕時時言人吉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卽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系曰難陀之狀迹爲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三昧與無猷足王同此三昧者卽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見如幻不可以言論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轉變外事故難陀警覺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三昧不足以化難化之俗也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照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詞朗禪師門若真金之就冶焉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堪哀從宗卜居哮嚙絕迹自邇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

撰述
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浩下承乎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禪師大明玄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峯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叅于草卉敷終日瞑目木食度辰時有莪冠羽帔馭鶴驟鸞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輕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令遠去對晤談論移晷其後道化既成於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異談論豈同乎通曰昔小有真人能談空理方諸山神仙建浮圖者信崇佛道止不削染號在家菩薩又雪山諸仙善五明論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必須甄簡若西域二十諦中五唯量五大與釋氏法名同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序研究五經倏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爲州衙吏酷有道心

留是僧供施震禮奉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
典披釋經頓辭所愛往白磁山禮智幽爲師受教後
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
澤穴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一
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
之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可非師之力歟貞元
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貌惡穎
悟天然七尺成軀頂聳竒骨特高才力可敵十夫嘗

自誨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于
時落髮涉海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
子山焉心甚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面陽而
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磻汲趣爾度日藏嘗
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
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渠潛然時
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
此號爲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其峯多冒雲霧罕
曾露頂歟藏素願持四大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
士爲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

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居唯藏孤然閉目石室
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
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
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
仰藏之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
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青
白不礫如麵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
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墻
砌取之無盡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
往但聞山鳴石墮扣鐘嘶嗷加跌而滅春秋九十九
其屍坐於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舁之
動骨節若撼金鑠焉乃立小浮圖于南臺是藏宴坐
之地也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
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留建陽人也幼而沉靜非問不言客遊
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
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
是子真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遶必超上
果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

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往住數年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敷中丞知仰遣使賫乳香氈罽器血施暄並迴施現前大眾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衆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

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倏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喧闐之聲明旦見一小峯移矣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已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岳般若道場受學於鐘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鞵用資殘息而已就澧陽西南伐木爲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於牀榻之間後有賈材殖爲營堂宇曾未浹

撰述
一
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
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
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
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
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
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
或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
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
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于洛宅率性踈簡或勤梵
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
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
父澄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
慧林寺卽澄之別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
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
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
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

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璫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爲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旣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觀到此哀慟殆絕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于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裳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杳裊前去詞切調

高莫知所謂歎曰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忿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爲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命冗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于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系曰圓觀未死先寄胎者聞必不信何耶違諸聖教也嘗聞閩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爲兒云便來也及終有以朱題髀當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多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其或竺乾異計有教未來佛或別會曾談見有我宗自許若然者未可定執已行之教矣其如觀也果證高深同智論中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千里難追矣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穉齡爽俊始研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門僧卧疾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

撰述
玄自爾萌出塵之意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
山寶積院從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
喻若石之投水脩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峯愛其靈異
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數年有二
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留宵宿或經月不來或繼
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
蹤跡又一日告辭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
且馨香檀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
三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隱五老峯時二仙來終日談論者何通曰昔
劉向輯列仙云若干人見于內典歟又裴周桐栢三
真人弟子各半學佛法可非來問道乎詩中草蟲之
應阜螽同也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
記持壯歲爲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
矣干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
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
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
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

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爲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

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

撰述
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
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
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
竺寺遇河東柳瑄親說厥由向瑄瑄聞空之說事皆
不常且甚竒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
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瑄
詰之默然無答乃索瑄筆視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
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且犬而拏牛虎相交與
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藥解諸
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與窺圖澄塗麻掌同
也食棗臨鑑豈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
而答塞柳瑄之問驗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勒僧
尼反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圻寺并蘭若共四萬七
千有竒故云興一沙衰恒河沙兔在且犬仍拏言殘
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猷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
絕其華蘂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
若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爲越州衙吏行弱齡知

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衛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
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
後遊南岳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
羅浮竒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
仙禽玉樹朱草生于上半入海中行居于石室默爾
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
人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
百載今因師住冥感匪躬逍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
其感物多此類也寶曆九載疾終春秋九十五其年
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間所爲率意不拘
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往必有徵故時
人以強練萬迴待之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
獵者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
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
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爲涇源叛徒推擁駕幸
奉天于時天下徵兵關輔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
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洺
也青牛者興元元年乙丑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

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食油師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自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渚宮遊衣服零落狀極愁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爲故無定檢嘗遇醉伍伯伯於塗中辱之抑令唱歌些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伯從前陰私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肆聚群小隨逐楚人以興笑本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慙狂遊行無度每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之聲爲商爲羽耶通曰傳家采錄其例有二一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詞聲餘則蘇箇切也若山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間事也其二音以聽來教些名同鳥獸之自呼也

唐吳郡義師傳証智薦福寺老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

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
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劑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
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
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
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旛蓋木佛
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盆彌
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醜醜之輒陰雨
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
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
姓昇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熟地
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
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於京寺多
發神異而衆罔知或晝在張瀆蘭若治田夜歸寺中
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
師此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
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於色塵作神變雖遠而
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未兆事
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
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
好滅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

撰述
外傳卷三十一
二十一
由一
仆殿階及扶昇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殿中故云好滅度處卽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

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

釋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穉歲淳靜而不雜群童父爲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廨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叅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穴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幘男子望法座致禮勤重修爾無蹤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師者真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于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于有頂於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

外物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幕蹠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也迨爲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瓶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

年十八納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嶺教
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
家彌通三教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伯輜軒皆
響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祇就几杖
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入常住罄無私畜或曰貴
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已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
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
寺鳴擊并重懸勅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
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大中癸酉江
表荐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
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
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
人命觀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
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知也人
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厭乃逃往翠屏
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衆列請爲僧正乃佯狂隱晦
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
後無疾而終焉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傳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

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爲肉珠然倜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偷窺之其目時閃爍爛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礮泛泛湧溢如是捐笠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言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曾無沾濕已到他岸矣迴顧招手曰渡來運戟手呵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斲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辱焉少頃不見運愀怩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樹之後聞一姥曰太無狀乎運曰主不恩賓何無狀之有姥召入施食訖姥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勸師可往尋百丈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真大乘器也運念受二過記荊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心趣聲價彌高徇命居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願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于所住寺勅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語錄而行于世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音釋

曄 城輒切 **蔑** 亡結切 **愒** 尺養切 **愒** 失精神貌 **穗** 徐醉切

也 **玳瑁** 玳徒耐切 瑁龜屬 **唵** 胡板切 **瞠** 丑庚切 **玦** 居穴切

也 **櫛** 阻瑟切 梳也 **踣** 弼力切 **謎** 迷計切 **溘** 口合切 **渠**

也 **潛** 渠子入切 潛水動貌 **塿** 常演切 **晚** 無遠切 生也 **餒** 於

也 切 飢 **藟** 為詭切 **饋** 音悔洒 **憤** 側革切 **斲** 側略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計字八千九百九十九

宋高僧傳第二十卷 箇該銀四兩五錢 楚黃釋海山對金陵萬承明書江寧劉仕啓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